

中国作家协会編



特写选

中国作家协会編

1956

特 写 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中国现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612 字数280,000 开本350×1168 1/32 印张10 $\frac{3}{4}$ 插页2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6000册

定价(6)1.00元

編選例言

一、为了集中地介紹文学短篇創作的新成果，以便更好地把它們推广到广大讀者群众中去，并便于文艺工作者的研究，我們把今年發表的文学作品，包括兒童文学、詩、短篇小說、散文小品、特写、独幕剧，按其体裁分別編选六本。长篇、中篇小說（报告）、长詩、多幕剧不在編选之列。

二、为了体现百花齐放的精神，我們尽量注意选取不同風格的作品；所选作品題材也比过去寬广得多；在这一年中較有影响、同时在創作方面表現了新的良好的探求的作品，虽然有較大的缺点，我們也选择了一些。

三、“兒童文学选”的目次按作品的体裁和样式排列；“詩选”、“散文小品选”、“特写选”按作品的題材內容排列；“短篇小說选”、“独幕剧选”按作品發表的时间先后排列。每册选集各有一篇序言。

四、在編选过程中，我們曾得到各方面热情的关怀和支持，給了我們很大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謝。由于資料不全、水平有限，可能还有遺漏和不够妥当的地方，我們衷心地希望作家、讀者和各有关方面給予批評和指正。

中國作家協會

1956年12月

序 言

徐 迟

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情况下記得这一年。各人記得各人的。但是大家都会記得，这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一年，都会記得那高潮汹涌澎湃而来，来得突然，来时却气势非凡。

将来许许多多高級社都会記得一九五六年。它們全都是成立在这一年的。许许多多城市都会記得一九五六年，因为它们在这一年敲鑼打鼓，放鞭爆，弃旧迎新，送走了私有制度，取得了工商業改造的輝煌成就。

一九五六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第四年，可是我們在这一年里，在工業总产值上已經提前完成了五年計劃。一九五六年，鞍鋼的第二炼鋼厂建成。一九五六年，从长春源源不絕地开来了我国自制的解放牌汽車。一九五六年，梅山水庫竣工，獅子滩送电，湛江港开港了。一九五六年，鷹厦路建成，火車吼叫在玉門市上空。一九五六年，克拉瑪依——烏尔禾油田被發現，到年底还没有探明这地下油海的边緣。一九五六年，宣布了几个新的大工業基地，在三門峽周圍地区、甘肃青海地区、新疆地区和西南地区。在这些新的基地上，大建設都是蓬蓬勃勃的；更不用說那几个早經宣布了的基地了。

人們將記得，这是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年。这个历史性的會議规划了我們的前进方向，为不久的将

来准备了新的高潮。八次大会使这一年成为历史性的年头。

人們还将記得这一年里，运动員征服了冰山之父……記得涼山地区的奴隶社会里，奴隶娃子得到解放……記得燃燒在全国的支援埃及的热潮……記得这一年开始向科学进军，科学的十二年规划……記得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有的人会記得这一些。另外的人記得另外一些。人們是不能忘記这一年的。一九五六年，在我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城市、乡村，每一塊土地和每一条河流上，生活都是真正的沸騰起来了。

特写，正是这样一种文学形式，正是記錄这沸騰的岁月，反映这沸騰的生活的。既然今天的生活具有这样的魅力，这就不能不吸引了我們的特写作家。既然我們的劳动創造事業是这样的激动人心和丰富多彩，这就不能不在文学中，首先在特写文学中，被記錄下来了。

的确，以前不常用特写这个名称。以前慣用的是地方通訊、国外通訊、战地通訊的“通訊”、报告文学等等。魯迅則又喜欢用速写的体裁。而現在是所有这些通訊、报告、速写、游記、真人真事和人物特写等，一概的都屬於特写的范围里了。它們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的。它們都是迅速地反映当代的和当前的现实生活的。

特写是报刊的文学。它是生动的、新鮮的、范围广泛的，反映迅速的文学。这种文学产生过灿烂輝煌的作品。我們的特写文学也是有傳統的。古代的許多散文大家，至少都写过游記。魯迅写了許多篇江南村鎮生活的速写。从郭沫若、茅盾、老舍和巴金的文集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特写，尽管他們并不用特写这个名称出現。

最近三五年內，特写是越来越風行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讀者迫切需要知道我国的沸騰的生活，因为沸騰的生活本身也迫切地需要被大家所知道，迫切地要求被反映。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評論家在奇怪，为什么我們的作家这样喜欢写建設、写劳动，又为什么我們的讀者会喜欢讀关于建設和劳动的文章？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将近五万人在柴达木盆地里艰辛地工作了两年多，却默默無聞。这怎么能容許呢？国内有無數事件，無數的英雄業績还没有被人知道，又怎么能不从許多許多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和兄弟民族地区傳來呼声，呼喚着特写作家呢？这些呼声越来越被注意到，特写也就出現得越来越多了。

这一年內，作家們比前两年更加活躍地从事于特写的写作。更多的作家，原来对特写的体裁很少染指的，这一年也積極地为报刊写作起来，而他們的足迹确实是遍布全国的。

人民日报取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合作，邀請二十多个作家来担任“特約記者”，去各地旅行，專門写作特写。他們中間，华山去了甘肅的河西走廊，登鏡鉄山和花牛山。方紀溯长江而上，直到云南石鼓，金沙江的第一弯，下游到了吳淞口。他报导了长江水利规划和边疆的兄弟民族多彩的生活和血泪的斗争。谷峪和李准到了黑龙江的高級社和国营农場上。楊朔和聞捷去了南方海濱。南方海濱的作家韓北屏則跋涉经过戈壁滩上的玉門，到了克拉瑪依，到了准噶尔盆地的边缘。东北作家韶华訪問民用航空事業，飞翔在祖国的天空。他們和別的人一起构成了一幅可喜的特写圖景。他們的文笔射击到我們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多种多样的生活。

可是这里所提到的不过是少数几个作家而已。这一年有許多作家在国内和国外旅行，这里不一一列举了。而除作家之外，

还有全国各地报刊的特派記者、地方記者和大量的駐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的通訊員。他們在這一年的报刊上，發表了大量的特写作品。因此，和前两年的“散文特写选”不同了，中国作家协会在編輯一九五六年特写年选时，便单独的編出一本来，和散文选本分开。

在編选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分会和各地报刊推荐来了几百篇他們認為优秀的特写作品。这些作品，不是象过去仅仅接触到了我国的極為丰富的，象鑽石一样多面的，閃亮的生活，而且开始尖銳地批評生活，揭露生活中的不合理的落后現象。

这一年的特写，特別在这后一点上显露了特色。刘宾雁是热情澎湃的，写出了他的“在桥梁工地上”。从他的文笔中流露着一种对新生活的热爱，正是由于这热爱而爆發出来一种自己也遏制不住的憤怒的激情，迫得他重重地抨击了我們的建設事業中的一些落后現象。这篇特写一發表，就引起了广泛注意。評論家对它一致表示欢迎。跟着，这一类的作品又出現了好些。

我們的特写作家在揭發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时，正开始証明他們勇敢而且尖銳。有些作品，在批評生活时，达到了其他的文艺形式如漫画或諷刺喜剧还没有能达到的深刻和犀利的程度。也有一些讀者，对这些作品表示不相信，認為生活中不能够發生这样可恨的事，不会有这样可恨的人。这倒是能够肯定的，生活中确实还有这样的事和这样的人。

但是，也需要指出，尽管在今天，我們国家的生活中还有落后的、陰暗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在發生，但我們还不能不感觉到，生活中最主要的仍然是那些向上的，生气勃勃、充滿热情和活力的，帶有極大想象的东西。

正因为这样，华山用五彩繽紛的色調描繪了大戈壁之夜。

日⁰后，沿着河西走廊將出現無數的大工業企業，豈不因為這些夜晚的辛勤探索？正因為這樣，北橋從第一汽車製造廠發出了熱情的歌唱，他怎麼能不歌唱？同樣是王汶石所描繪的“風雪之夜”，中國農村在這樣的夜晚里大踏步前進。同樣，在方紀的“歌聲和笛音”中，充滿了美麗的音乐、月色、戀情和兄弟民族的絢麗光華的未來。

作家在深入生活時，當然不是有意去尋求，或有意去挑剔生活中的矛盾的。這樣的事是有過的。可是，如果特寫作家用了旁觀者的態度來看待這種矛盾，或用了“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態度，便不可能達到準確地對待生活的目的了。這一年內，出現過這樣一些特寫和評論文字，流露陰暗的感覺和悲觀的論調，看起來象是真實的，其實是破壞了生活的真實的。生活不能機械地分成好的和壞的，可歌頌的和應批判的兩種。生活並不這樣簡單。

在我們今天的現實中，生活正以不平常的速度，奔騰的方式前進。它似乎天天在飛躍、突變，不在這裡就在那裡，在發生着那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跡。特寫作家應該和這種生活的呼吸相合拍，和這種跳躍的節奏相稱，不僅應該如实地表現生活的真實，不僅應該批評生活而不是誹謗生活，還應該通過作家的想象，提高和升華生活中的現象，使它們更富有精神的力量和性格。總之，特寫作家是這樣熱情奔放的，這才能使他更和生活接近，並且相稱，在推動生活上，這才更有力量。

但從報刊上發表的大量特寫中，我們能發現的，還存在着一些問題。主要的是生活很動人，事實極新鮮，但特寫却寫得不動人，不是有聲有色的。尖銳的矛盾，避而不談，或加水沖淡了。有的特寫沒有描繪任何形象，不記錄生動的語言，常常通篇不見

一人。偶然也提到几个人名了，还作了一些叙述，也怪怪的。较大的篇幅给了技术性的无法理解的文字和政治性的尽人皆知的文字。这种特写，写得四平八稳，可是内容乏味，文字枯涩，读者不读它们，它们不能到达读者中间。

今天的特写的文风还需要有所改变。特写既是文学形式的一种，特写的语言应该是文学的语言，精炼的语言，漂漂亮亮的。特写的思维也应该是形象的思维。为了把读者引导到现场去，特写要鲜明的描绘环境。特写要精心地塑造人物，为了让读者看到、听到和感觉到人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不是仅仅知道他的一个名字或看到他的一个影子。人是有行动，有表情的；人还有一个灵魂深处；而在对话之中，人表达了、并流露了他自己。特写应该是充分的展开来写的：展开事件、展开人物的心灵，正是因此它被称为“特写”的。

所以特写有象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的构思、布局；可以有高潮、有伏线，或者有出奇致胜的结尾，因为真实的生活常常是这样的。此外，还必定要有行动，还可以有情节，有戏剧性等等。

许多特写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作者去了一个地方，访问了一些人，然后被访问者叙述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但是特写也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写，作者本人并不出场。事件并不是由被访问者在引号里面叙述的。事件本身在发展，现象本身在显示自己，人们自己演出自己。

叙述的方法当然能够娓娓不倦，引人入胜，但显示现象的方法也很动人，有时还更加动人。叙述象浮雕；显示倒是象立体的雕塑。叙述象独白或对话录；显示才象戏剧，更接近于小说。叙述的方法当然还是应用得更多的方法，但显示的方法可以使事

物再現，使人物自己行動起來，用自己的嘴巴說話。

在編選這個特寫年選時，我們選取了文學加工比較精緻的一些作品。

这里面，巴金的“堅強戰士”確實是最傑出、最感人的一篇。這一篇選自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三卷本“志願軍英雄傳”。

經過巴金自己幾次改寫，最後才定下稿來的“堅強戰士”寫的是負傷六處，連續爬行十天九夜的意志堅強的人張渭良。從第一句：“他醒過來了”開始，讀者就跟着他爬行了；爬行一段路，休息一會兒；爬一個黑夜，又隱蔽一個白天；爬過了鐵絲網，又爬過小河溝；被太陽晒，被雨淋，被月光照；昏迷了又清醒，醒過來了渾身無力，好象死去了，卻又活過來了，結集起力量來，重新再爬行……讀着這樣的作品，正是讓讀者細微地、深沉地體會那個堅強的意志的。這篇特寫寫得這樣感動人，它使我們跟着主人公思索、痛苦、心跳。

四卷本的“志願軍一日”約百萬言，和“志願軍英雄傳”一樣，是這一年的重要收穫。我們從中選取了兩個班長的片段回憶，它們也這樣感動人，雖則它們是普通戰士自己寫的作品。

編選這本年選不大容易，因為這一年的特寫這樣豐富，使我們難以全部看到。再則，已經看到的大量的作品，也是難於取舍的。從“志願軍英雄傳”和“志願軍一日”中選出這樣的三篇，確是不能代表這兩部偉大的合集的。同樣，當全國先進生產者集會於北京的前後，報刊上出現了無數先進人物的特寫，我們只選了少數幾篇，也就遺漏了許多篇好文章了。這一年內，遊記也出現得非常多，現在只選了賀敬之的“重回延安——母親的懷抱”，碧野的“天山景物記”和韓北屏的“伊犁河畔”。在訪問國外的許多特寫中，僅孫峻青的“歐行書簡”就是一部二十萬字的作品了。

本当选他写波兰的和我国的海員“在臺灣島上”的斗争那一篇的，但它对于一本年选来说太长了一些，最后才选了“地下水晶宮”。篇幅的限制也使得我们，征得作者的同意后，选了谷峪的“蘿北半月”中間的五篇。总之，这个选集决不能說是完善的，它只是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們这个时代中的一九五六年这一年罢了。

目 次

序言	徐 迟 (1)
在桥梁工地上	刘宾雁 (1)
大戈壁之夜	华 山 (41)
我怎能不歌唱	北 桥 (55)
康藏高原上的驾驶员——路超	巴 波 (68)
布沙热，我要为你唱一支歌	闻 捷 (76)
真迹	徐 迟 (83)
从城里来的姑娘	海 默 (88)
风雪之夜	王汝石 (100)
在区委会里	崔 璇 (114)
爬在旗杆上的人	柳 溪 (127)
蘿北半月	谷 峪 (154)
万里赶羊	肖 乾 (170)
伐木者的旅行	陶尔夫 (185)
海云苍苍	楊 朔 (214)
坚强战士	巴 金 (223)
十八列火車	史阜民 (249)
彈藥手的英雄行为	丁国华 (254)
歌声和笛音	方 紀 (259)
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	賀敬之 (279)

天山景物記	碧 野 (202)
伊犁河畔	韓北屏 (300)
地下水晶宮	峻 青 (306)
南極岸邊	陸 蠡 (314)

在桥梁工地上

刘宾雁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大概这几年来我变了許多。他眯起眼睛辨認了一会兒，才迈著大步走过来和我握手，兴奋地說：“老刘，还在报館么？来采访我們啦？好！”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臉胖了，面色却發黃了。沒等我說明来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視工地，要給我看看，对我講講。

在便桥头上，他領了两件救生衣，給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結着背后的那个扣子，一面笑着說：

“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許上桥。現在不比从前，甚么都得有个制度。”

紧靠着这座便桥，一个巨大的拱形鉄桥正在建造。从下面望上去，这座拱桥的工程显得分外雄偉。第一个拱架已經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圓，像一条彩虹似的。簡直不能想像，就憑这么一根窄窄的鋼筋水泥的拱架，能經得住几千吨重的列車不断开过。好像看出了我的惊异，我的老朋友說：

“这是中国第一座鋼拱桥。不用鋼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米那么寬，不简单哪。从前，連想也不敢想。”

罗队长給我詳細介紹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現狀。我們手扶着便桥的木栏杆，脚下就是奔騰的黄河之水。比起中下游的黄河，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浪花也是白的。一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風和水向我們扑来，越来越濃，像水的清香，又像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覺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湿味。春天来了。

我們順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队长对我指点着、解釋着几十丈高的鋼塔，新来的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綁扎的各种把竿，一面不住地說：“从前連想也不敢想啊”，“这可不是咱們白天黑夜搞搶修那时候了”……

忽然間，从左侧傳來一陣比春雷还响的轟响。接着，有几块小石头从山上一路滾到我們脚下。一刹那間，覺得脚下的整个土地都顫动起来。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是甚么。我說，当然是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雲。他笑了，說：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呢。大一爆一破，这叫大爆破。听見過沒有？把几十吨炸藥一塊填进去，送藥的‘眼’兒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路史上所未有的啊……”

两人都有点累了。我們在陡峭的黄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河正好在我們脚下面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軟，像一根随便丢在那里的带子。

“不简单哪，”他無限感慨地說：“解放前，几十年間黄河上只修了三座桥。解放这么几年，咱們就一鼓气兒造了它三座！你写吧，我們造桥，你們报道！……”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几年来的经历。从我们在解放战争末期一起抢修桥梁那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当时刚刚改行不久的区委书记，现在成了桥梁专家。讲业务，不说是大学毕业，也该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了。据说，这几年他领导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历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竟算出了三十多座桥梁的总长度：“还不算现在同时施工的这五座桥……”

许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忆起几年前充满战斗的生活，也许是因为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鸟瞰一下自己几年来工作的全貌罢，罗队长的心情一直是十分愉快的。在我们快走到大虎沟的时候，他竟轻轻地哼起一个歌儿来。但是，一当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你们队里有曾工程师吧？”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他。”

没等我把话说完，只见他双眉越皱越紧，眼睛直视着前方，一股说不清的不痛快在他整个脸上表现出来。他沉吟了一会儿，使劲揉着眉头，嘆了口气说：

“你是要找工程师是不是？”

我点头。他紧接着说：

“那好办。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罢。我们技术室的周主任，可以在报纸上介绍介绍。”

我想问，为什么不可以采访曾工程师。可是这时我的朋友已向前走去，而且情绪远不适于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把话收住，跟着他朝叮叮当当的石场走去。